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近指卷四至八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楊景猷

四書近指卷四

容城孫奇逢撰

學而第一

學而時習章

開口說學字所學何事便是要盡人以合天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時刻間斷即與天不似夫子憤忘食樂忘憂自十五至七十完此一件事不得人知固樂人不知

亦不慍此是聖人遯世無悶地位下面節節皆時習中事　楊龜山云學而不習徒學也譬之學射而至於彀則知所學矣若夫承挺而目不瞬貫虱而懸不絕由是而求盡其妙非習不能也習而察故說久而性成之則說不足道也按龜山此語深知孔子時習之旨至習字內說出察字尤有著落　朱子曰學而篇皆是先言自修而後親師取友朋來在時習之後親仁在入孝出弟之後就正有道在無求安飽之後毋友不如已在不重

則不威之後令人都不去自修只專靠師友說話　張

芑山曰須識出學字要領不在章句上尋討自時習二

字直貫至不慍正如既濟之後續以未濟始終一自强

不息而已

爲人孝弟章

仁者人也非仁便不成人然爲仁的根本全在孝弟不

能盡事親從兄之實便多犯上作亂之事愛敬之良非

不幾希呈露而力學不純本何能立故無不孝不弟之

時即無違仁之時　程子曰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為仁之本

巧言令色章

正顏色而遠鄙倍君子之所貴也巧令胡為乎也哉非以諛人耑於欺世總因不習於學遂自絶於仁的然曰亡千古增慨　鹿伯順曰此不是諂諛人乃是裝有道氣象所謂色取仁也

吾日三省章

所省三事皆於學最相關切日省即時習也一貫之傳其在斯乎　不忠不信不習有甚麽一定分數省字是直入底裏一毫躲不過的功夫

道千乘國章

有民社者便在民社上學敬信節愛時使皆時習事稍有間斷五者便不能兼舉天德王道原是一椿事

弟子入孝章

孔子論學皆在實地上做孝弟敬信愛衆親仁時習矣猶以其餘力而學文以印吾所行之得失這纔是無一息之間餘力字活看隨時有空閒處便是

賢賢易色章

學不向人倫上討著落則學為無用這四椿事無時不在則時習便無時可已　游定夫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

君子不重章

固學之必於威重也固豈一朝一夕之故乎見之於外者為威重存之於内者為忠信主而不遷必習焉不已友匪人憚改過又所以間吾習者兩勿字乃固學實際功夫　諸葛武侯云非静無以成學又云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觀此則不重不固之理自見

慎終追逺章

冠婚者人子之始喪祭者人子之終終不慎逺不追不

可為人不可為子所學何事故送死明祀又習禮者之急務也　或曰沒易懈遠易忘力行於人情之所不足所以至仁之盡也歸字有景

夫子聞政章

夫子温良恭儉讓全是從好學中養成一段太和元氣純乎天而人不與故一傾蓋間即時君世主有不覺其心折者夫子行道之緣正於此處見得

父在觀志章

大意不忍改之心是根本而其事之權衡則游氏所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盡之矣　朱子曰父在觀志此一句已自有處變意

禮之用和章

禮之用於天下也原自有和不和何以成禮而和之貴於先王者原自能節不節何以成和禮也和也節也渾成一片此中有大學術焉文禮樂而致中和內之為聖人之德外之成先王之治美哉道之所以常行也總今

天下後世常在由而不知之中一知則放曠自恣禮教蕩然矣晉人清談可為鑒戒

信近於義章

信與恭皆德而因亦朋友之義第不知學則信不近義有難踐之言恭不近禮有招辱之事因失其親有比匪之傷此六言之所以六蔽也　張子曰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身於可賤之人

食無求飽章

學不時習安得謂好兩個無求其神清一意敏慎其力專又復就正其心虛夫子口稱君子而意在顏回簞瓢陋巷安飽忘矣一日克復何其敏也終日不違何其慎也寡與不能且問况有道者乎夫子以好學自信又稱顏子好學於此可尋孔顏樂處

貧而無諂章

孔子不談幻説妙全在富貴貧賤實地上作功夫貧者

氣懾不期諂而諂至富者氣隆不期驕而驕至得一無諂無驕之士庶可以抵攩流俗然未免有貧富之見不得自若其天故不若樂與好禮之超然無入而不自得也詩人咏精矣而猶覺其粗密矣而猶覺其疎信乎學問無終窮原駐足不得子貢見及此矣孔子美之使其及也　王泰州曰子貢咏詩是借詩來咏嘆學問無窮更有不能自已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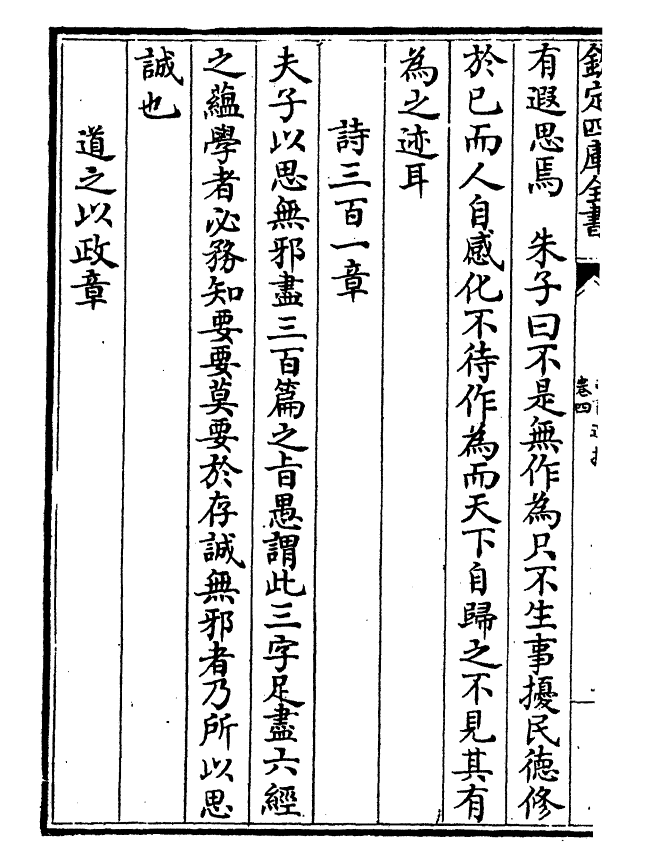
不患不知章

甚矣人之誤用患也人不已知於已何關我不知人行將累已古人有長於知君子而不長於知小人猶至僨事況君子日在側而不知則我之非君子夫何説總之不知學孔孟各有知人之法在或曰學問事功直至知人方於天下有濟此中便有作君作師擔荷在

為政第二

為政以德章

政也而以德為之任是拮据總歸淵穆北辰之譬悠然



有遐思焉　朱子曰不是無作為只不生事擾民德修於己而人自感化不待作為而天下自歸之不見其有為之迹耳

詩三百一章

夫子以思無邪盡三百篇之旨愚謂此三字足盡六經之蘊學者必務知要要莫要於存誠無邪者乃所以思誠也

道之以政章

雜伯之治以德禮出之民祇見為政刑也純王之治以刑政出之民猶見為德禮也一憑文告一主躬修非學莫辨

吾十有五章

此是學而時習實録即生知亦不廢學生熟安勉之介各有其候謂無漸次者非謂為謙已誨人者更非孫文忠云知天命在五倫上知古人五十服官政須閲盡五倫天命方不遺漏耳順者言下立破無處非天命也從

心不踰則更熟矣統體皆天命之流行　王陽明曰工夫全在立與不惑上知天命時大段著力不得

懿子問孝章

不學之人只以得盡情為孝奚暇問禮不知禮之所在心雖無窮分則不可僭胡氏註甚有理

武伯問孝章

惟疾之憂透盡千古慈父心腸子能體之全生全歸豈容一息少懈

子游問孝章

學先主敬而事親尤是敬之結聚處不敬何謂能養唐書馬周疏云臣不幸蚤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由此推之前人看犬馬多屬人子身上

子夏問孝章

色字全從敬中來不能敬安得有愉色乎諸賢問孝而答各異是夫子化工肖物以告彼者而告此便隔千里

吾與回言章

聽明外炫則中無所得可知此如愚之回所以為好學之首　胡雲峰曰發字最有力周元公所謂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

視其所以章

患不知人夫子以之垂訓然知人之法視以觀由察安其條教也視以最顯著舉其一而未盡其人則參以二參以三由則漸隱矣安則愈微矣全在人發不及覺覺不及持之際自呈其淑慝非察於觀而精於察者未易

辨也桓公尊世子以定其位抗君也而合義鄭伯尊王也而逃義春秋微辭多如此類故能致審於危微精一之學者方能定千古之是非

温故知新章

温故便是用時習工夫新即在故中有本之學纔能鑄世易云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此即飲河取燧肆應不窮之道正温故知新可以為師之旨也

君子不器章

以器許人亦成材矣不器學更大虛中無物故能應萬物而不疲超方無局故能出常局而不礙

先行其言章

人品在行上取齊學為君子者亦知學其先行而已矣歐陽永叔云修諸身矣不見諸言可也得後字之意

周而不比章

以公私定周比實雖相懸跡則相似此等小人皆是要與君子爭壇非精於學者莫辨或曰周不是度量寬博

易曰天火同人剛健文明君子以通天下之志此處須深思乃得之

學而不思章

學者古人已成之跡思者吾心自得之趣此二者合則雙美離則兩傷究而言之不思何為學

攻乎異端章

甚矣異端之害世也其中於賢知更甚無本以勝之反退然自處其下故為聖賢立防當先嚴儒釋之辯　程

勿齋曰百家衆技不能相通是曰小道邪說詖行戾乎王道是曰異端

誨女知之章

知之而不敢輒信為知者虚也不知而敢謬認以為知者欺也學者之病莫大於自欺夫子於此喝破不獨為子路下砭張氏曰二為字是胸中體勘到極透徹處正知與不知毋自欺處

多聞闕疑章

以子張之學也而猶干祿哉甚矣不志穀之難也葢多尤多悔之身原無所挾持以為受享之地即自謂薄爵祿而不屑祇欺人語耳果眞實為已之學奚暇問祿之在與不在　朱子曰言不謹則必見尤於人人既有尤自家安得無悔行不謹則已必有悔已既有悔則人安得不見尤

何為民服章

凡拂於君者多利於民而不利於民者多暱於君此舉

錯之所以難也故欲服民心先清枉直從古帝王之學未有不知人而欲安民者

敬忠以勸章

欲提醒人心只求其在我者而已一味求人人反不應莊與孝慈等項俱是學習為在我之事而民性難滅却從無意相感是謂使以不使教不能三字不可忽朱子自云當只是大概看了而今思之方知集註說得未盡

或謂孔子章

學術政事原是一個道理故云是亦為政究其實時雍風動亦不過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堯舜之道豈能加於孝弟外哉　吳氏曰夫子在魯不仕其故有三待價而沽一也季氏逐君二也陽虎作亂三也

人而無信章

仁義禮智必信始能有諸已則信為告成之地君子所以終萬物也巧詐之人自謂才能足籠罩一世不知物情先睽人無所憑以任我却跬步不能行輗軏車之一

端耳而車之全功係焉亦猶之乎信以一德而成衆德者乎故學莫先於存誠白虎通云信者誠也耑一不移本文無信就人心不誠實處説兼言行在内

十世可知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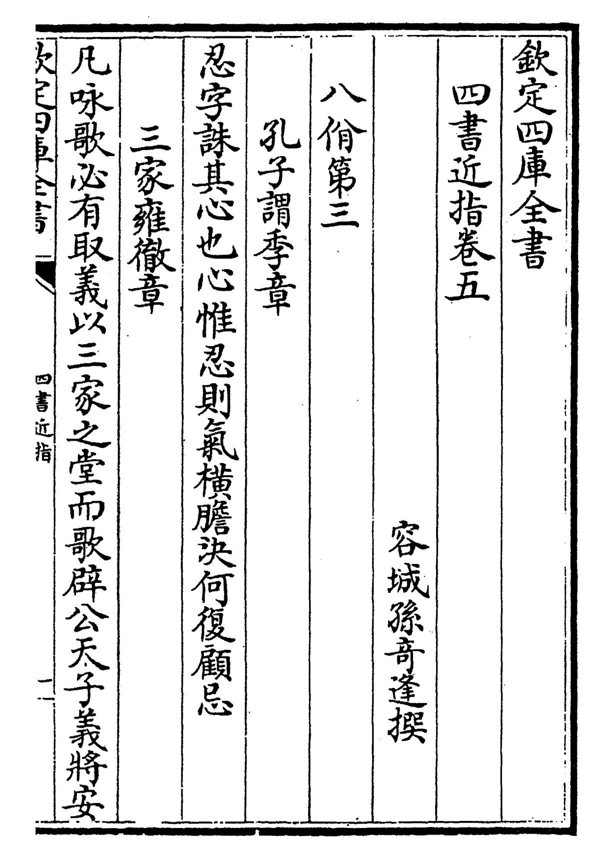
王者受命立法一代有一代之典章夏殷周不相襲而治至三綱五常則秩序自天千古莫易焉非知不能易天不可違也殷因夏周因殷總之法天而已損之益之與時宜之正所以善其因耳子張問十世可知意謂深

遠難測夫子三曰可知也只看作尋常眼前事至誠道可前知豈推測為學

非鬼而祭章

諂事非鬼自不肯勇於為義總之是無學術之人狄梁公毀淫祠便是他見義明决

四書近指卷四



四書近指卷五

容城孫奇逢撰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章

忍字誅其心也心惟忍則氣横膽決何復顧忌

三家雍徹章

凡咏歌必有取義以三家之堂而歌辟公天子義將安

在不用立律定案只奚取二字斧鉞甚嚴　季平子恃功故用八佾蓋有功則賜佾三家所以不得同而雍徹則三家所同用

人而不仁章

以舞佾歌雍之禮樂尚謂有人心哉人心亡矣如禮何如樂何感慨之極無聊之甚　樂書云五常以仁為首六藝以禮樂為先仁者禮樂之質禮樂者仁之文周官掌禮樂以春官明禮樂以仁而立也

林放問禮章

林放眼見當時用禮樂者故起而問本此其心猶之乎尼父之心也寧儉則無越度之事寧戚則有愛親之實皆教之以反本　問禮之全體朱子曰兼文質本末言之黄勉齋曰本非以儉戚為可尚特以其流於文弊則寧如此耳

有君章

不曰無而曰亡乃人臣之心忌之也寄慨良深　蔡虛

齋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諸侯趨同盟之朝會者不可勝計而終無一誠心正義朝於周王者彼時尚謂有君哉

旅於泰山章

天下豈有不知禮之神枉費諂者一片徼福之心耳不義於人不祥於神矣　以上六節事關禮樂所係世道人心甚大夫子以片言隻字為褒為貶昭示千秋何莫非學習中事

君子無爭章

君子未有與人爭者其爭也猶曰君子總見君子之無爭耳其醇粹之學可想

巧笑倩兮章

後之一字是子夏創語夫子創聞故曰起予夫後之為言末也後起於先然不可離先而獨存其後末生於本然不可離本而獨存其末明於先後本末之旨方可與言詩大抵子貢子夏兩人皆是逐層生出覷知來起予

四字可見

夏禮能言章

周監於二代者也故夫子徘徊於二代學夏禮學殷禮總是為從周　周公制禮雖監二代其間義起者甚多

孔子夢寐周公正在此處

禘自既灌章

魯祭非禮夫子已不欲觀況既灌而往又復懈怠不欲觀三字無限感慨蓋學禮之人自不容不在禮上留意

或曰須見周公制禘仁孝懇切周室治平悉該於此後王僅循故事衰微之象兆於廟中聖人履霜知冰語氣愀然當是嘆周不徒責魯

或問禘說章

祭祀雖幽冥深隱之事然却是明顯著察之事孝子仁人有不能包舉天下之民物而能稱享帝享親者乎口說不知又說知其說者之於天下非夫子學窺天人其誰知之

祭神如在章

天神人鬼非誠以享之烏能來格操帛執牲而往者猶恐不敢自不親神鬼豈能靈乎

與其媚奥章

賈以媚結主復以媚導人見士大夫熟習此路恬不為怪夫子揭一天字作主便省許多閒氣不然二字亦說得决絶此是知命之學　明太祖嘗與侍臣曰為惡或免於禍然理無可為之惡為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不可

爲之善人惟修其在己者禍福之來則聽於天

周監二代章

文從忠質來所以郁郁認得來路清方好定己之從違此是稽古之學　張卓庵曰郁郁乃形容周公損益之妙不離二代亦不泥二代全是自己精神瀰漫布濩於制作之間使古人皆有生意

子入太廟章

廟中之禮事各有義夫子素切徵文考獻親炙其法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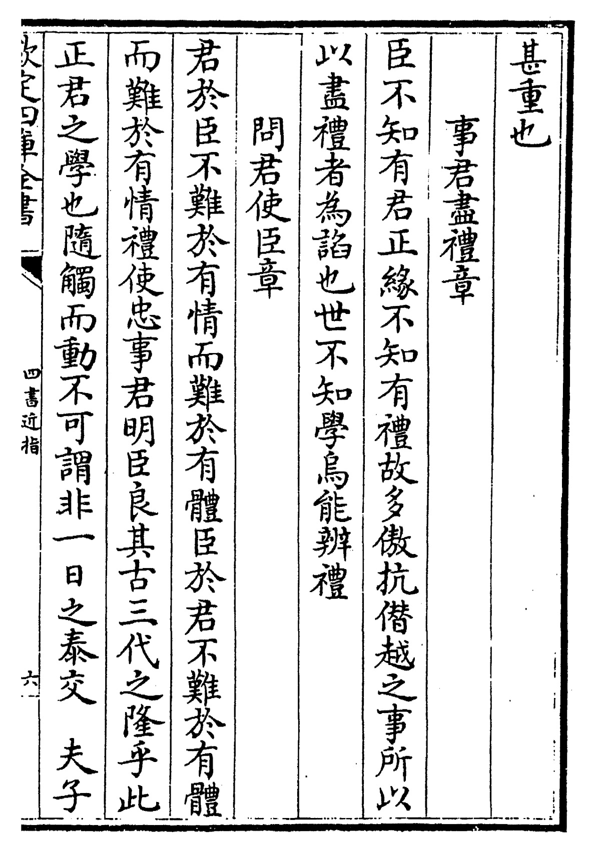
安得不問故問即是禮此是稽禮之學

射不主皮章

中不在力故道不主皮此是觀射之學　問古人射要如何用曰其初也只是修武備聖人文之以禮樂

子貢欲去章

天下好事不常興而常亡大抵皆空名所留故存羊所以存禮也當其虛有實之用此等學術最大　馮厚齋曰是時諸侯固自紀元而天子所存者僅正朔此禮益



甚重也

事君盡禮章

臣不知有君正緣不知有禮故多傲抗僭越之事所以以盡禮者為諂也世不知學烏能辨禮

問君使臣章

君於臣不難於有情而難於有體臣於君不難於有體而難於有情禮使忠事君明臣良其古三代之隆乎此正君之學也隨觸而動不可謂非一日之泰交　夫子

與臣言忠與子言孝則對君言禮故尹氏曰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樂而不淫章

古今男女之情多不問德樂與哀遂不得宜賢婦令夫貴惡婦令夫賤此是何等關係學者故宜深玩乎關雎

或曰此是贊樂非贊詩也孔子正樂值師摯在官而以關雎為樂之卒章不淫不傷所謂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也

哀公問社章

社義自有說宰我之言任臆立論是亦不學無術　按社稷之祀壇而不屋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凡起大事動大衆必先告於社稷而後出書所謂不用命戮于社其禮可謂重矣

管仲之器章

夫子嘗大其功又復小其器此王霸之分誠偽之辨也學術純即無功器亦大學術假即有功器亦小管大夫

三歸反坫奢而犯禮正是器之小處

語魯太師章

和者樂之所由生四個如字樂經不載却是樂的一段真消息非樂而學何以底於成

封人請見章

夫子以七十年之學習學成一個千古之木鐸位置雖曰自天却是封人之眼力奇絶　饒雙峰曰夫子得位與不得位封人所不能知其所可知者夫子道德如是

天將使振揚文教以開天下後世也必矣

謂韶盡美章

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舜武兩聖人本色自完全寫在樂上盡美未盡善既明白說出亦不必過為周旋　或曰古今道同而德異者有二在上則舜武在下則孔孟是也

居上不寬章

居上為禮臨喪是處有是處之理隨時有隨時之學

鹿伯順曰註中本字極好夫子觀天下事都從此處著眼本之有闕即儀文有好處也沒用了

里仁第四

里仁為美章

夫子一生學習只是熟仁故教人卜仁里以為共學之地　張氏曰處仁二字所謂擇其善者而從之雖云卜居全是親師取友之意

不可處約章

不仁之人處約不可處樂不可將何之而可乎安仁利仁者不離約樂之中能超於約樂之外安是聖者事利則賢矣由勉而安全在學習　問安利之别朱子曰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帶之忘腰履之忘足利仁者只見一仁就之則利去之則害

惟仁者能章

非大公順應之學未可輕言好惡蓋好惡以己而不以人也以己則私以人則公能者恰如其好惡之量而止

增減毫髮不得古人有薦士不識面殺人不動聲色者總是心中無私見得善惡分明

苟志於仁章

人之作惡只因無志志仁是於衆欲交攻時獨提真性作主惡念自退立志責志最是學者喫緊工夫　通書解有心悖理為惡無心失理為過此志仁所以無惡也

不處不去章

人生初落地時只有此身原來貧賤非有所失也至富

貴則有所得矣無失無不得有得有所失故均一非道富貴不可處以其外來貧賤不可去以其所從來孔子樂在其中顔子不改其樂全是於此看的分明故不爲欲惡所乘終食不違只是不處不去而已此是時習實際處　或曰富貴貧賤終食造次顛沛無往非仁無往非君子用力之地說到造次顛沛必於是富貴貧賤之不處不去又不足言矣此淺深次第之别

未見好仁章

不待好不待惡而自能仁者生而知之者也待好仁惡不仁而為仁者學而知之者也有好仁之力而不用力於好有惡不仁之力而不用力於惡是自暴自棄困而不學者也　胡雲峰曰此不必謂世無其人但謂我未見其人猶有不絕望之意

人之過也章

學問之道以仁為主腦然仁不易識過中之仁更難認千古隻眼須推孔子愚謂知中之愚仁中之過淋漓篤

摯較之知與仁更起人敬更令人悲雙峰謂其過猶足以見其仁語意自明獨指君子而言

朝聞夕死章

人抱道而來須抱道而往生方順死方寧不聞道則虛生虛死矣耳朝聞夕可者不問遲蚤須聞乃可此是了達生死之學　胡雲峰曰苟無平日積累之勤必無一朝頓悟之妙可矣二字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士志於道章

恥惡衣惡食者曲學俗士也自不足與議然此事口談易躬行難縕袍不恥獨以許由而無求安飽者所以亟稱為君子也　或曰范文正黄虀賦武侯淡泊明志王曾志非温飽纔是家數

無適無莫章

適莫亦是擔當天下的豪傑然未免以成心乖時措之宜聖學絶四乃能無可無不可　林次崖曰義與適莫相對義是物之權衡適莫是人之意見

君子懷德章

而今始識懷刑之君子非過慎也存天理畏王法是一路學問伯順亦云孔子家法與高皇功令其即德與刑之謂歟

放利而行章

人之好利孰不如我放則必欲耑之於已豈不有礙於人人既有礙便不甘心多怨二字凛乎可畏故學莫先於義利之辯

能以禮讓章

禮須讓始成禮紀綱法度皆是實意灌注小大所以共由也不能讓則一味虛板與禮何干學者莫徒據禮而害天下事

不患無位章

位與知從人求者也立與可知從己求者也從人求者己不得操其權從己求者天下不得制其命此是聖學

吾道一貫章

在夫子與曾子言曰一貫在曾子與門人言曰忠恕非忠恕自不能貫原非二也彼高視一貫而平視忠恕者不知此是聖學只在尋常日用真實著脚愈平愈竒堯舜性之湯武身之夫子之從心不踰顔子之三月不違豈能一毫加於忠恕外乎　湛甘泉曰忠恕即是一貫被曾子一口道著細看皆是内外心事體用合一

君子喻義章

喻之一字傳君子小人之神定君子小人之品非聖學

莫辨以無所為出之疑於利亦義也以有所為出之疑於義亦利也從志趣上分欺慊不在事迹上作門面

見賢思齊章

賢不賢之見在人似與已無干而思齊内省無一不關係於我觸處警惕正是時習

事父母幾章

父母有過諫而不逆所謂幾也窺其幾而善用其挽轉在有意無言追至不違不怨則孝子之情愈真愈苦

張芑山曰全要看事父母三字靜思我所諫者何人的過失便不忍徑情指摘

父母在章

人子體父母倚門倚閭之情自不忍遠矣　或曰只是不敢漫遊不以身行始合著那人子的道理耳

父母之年章

孝子愛日全從一喜一懼來喜在有言而懼在無言此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三節論孝言邇情深學

習中最喫緊　葛屺瞻云惟喜懼在一念中交動心下真難為情

言之不出章

躬之不副惟口是憑可恥孰甚焉古人言之不出知所恥也令人言之輕出無所用恥也

以約失之章

貪的大則失的多約乃居身之善物也故學先守約

君子欲訥章

言說著少只是覺多行說著先只是落後君子之欲訥

古人之恥躬同一學術

德不孤必章

人患不德不患無隣上下四方往古來今原是一家人

學者須先識此　有隣正見不孤下句只是上句兩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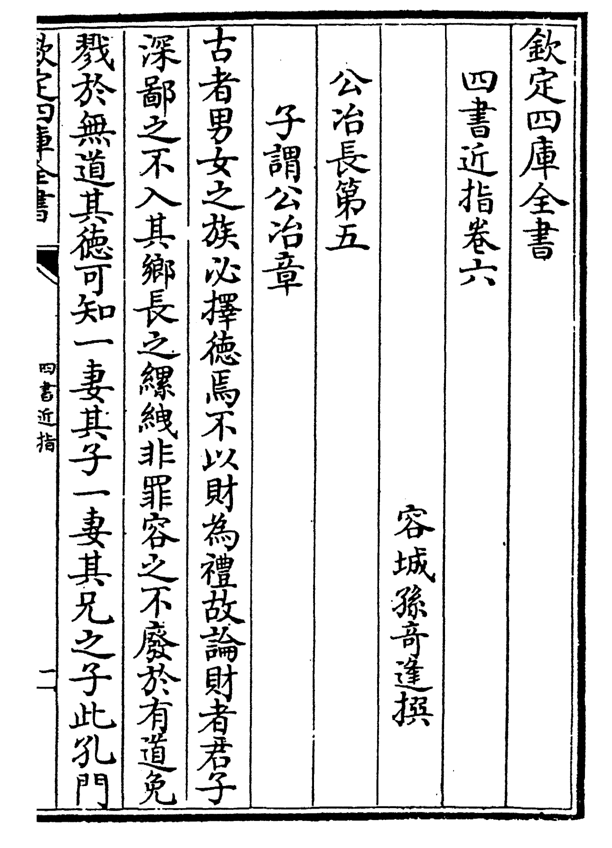
一意

事君數斯章

獲上信友皆以義合義不合豈容強聒自取其厭此須

知學　或曰二數字病其口舌有餘精誠不足耳見事君處友當有委曲相成之道不可徒止徒去也

四書近指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近指卷六

容城孫奇逢撰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章

古者男女之族必擇德焉不以財為禮故論財者君子深鄙之不入其鄉長之縲絏非罪容之不廢於有道免戮於無道其德可知一妻其子一妻其兄之子此孔門

擇墦法也　或曰非其罪免於刑戮但求其可終無咎而已此是處其子之的確處

子謂子賤章

魯以衆君子而成一君子子賤以一君子而取衆君子總見得共學之益

子貢問曰章

無一善以成名皆不足言器未至於器而侈言不器并失其所據矣果達藝清任和均足為宗廟之重

仁而不佞章

仁者其言也訒佞字正宜痛糾雍之重厚簡默恰是此路人不知其仁語最活只是要抹倒佞

子使漆雕章

求信二字是聖學戒欺求慊的眞脉路開能向此處著力便與才識氣魄用事者星淵故曰見大意夫子悅開與與點同一機趣　葛屺瞻曰斯字即指仕言信是信得這仕過

乘桴浮海章

夫子志在東周偶欲浮海牢騷之意感憤之言耳子路之喜是子路本色未知夫子本心

問子路仁章

治賦為宰與賓客言皆吾儒經世之學仁中不可少之事然不可以此論仁仁者中心安焉全不在作為上

子謂子貢章

子貢聰穎過人極難自下忽借回來點他不覺奪其所

恃而曰何敢望回此其自知之明便是入道之路故亟與之曰弗如也使其自信曰吾與女弗如也使其自勉此是聖門冶鑄故終得聞性道之傳

宰予晝寢章

宰我居言語之科只是多説了幾句過頭話夫子遂深絶之甚矣言之不可不慎也

吾未見剛章

陽剛之德全是能自勝其私使此心超然于萬物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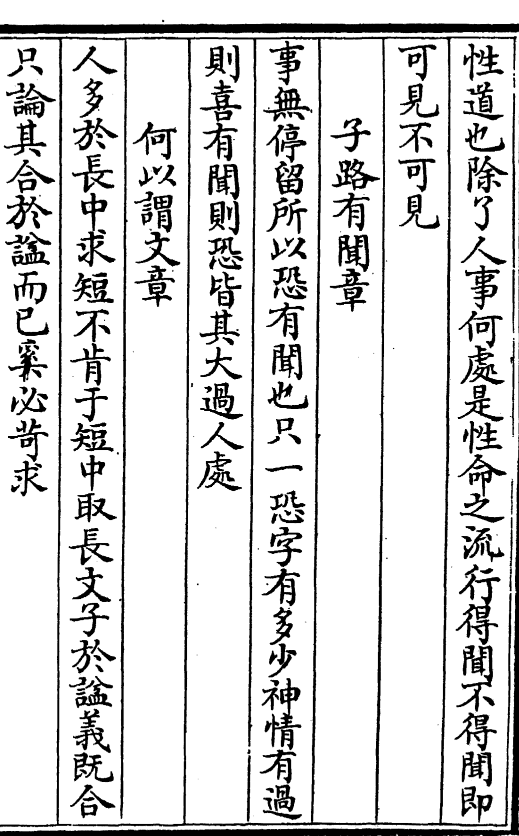
戇則私意牽纏縱貌剛之似而中之靡也久矣子路之强似之而非須中立不倚和而不流乃真面目也顔子克復歸仁學從乾道入庶足慰聖人之思或人烏能知之嗣是之後則孟氏之直養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乎

我不欲人章

不欲無加亦是平常事却是絶頂事中庸所以鮮能也

夫子之文章

文章性道非二物凡可見者皆文章而其不可見者則



性道也除了人事何處是性命之流行得聞不得聞即可見不可見

子路有聞章

事無停留所以恐有聞也只一恐字有多少神情有過則喜有聞則恐皆其大過人處

何以謂文章

人多於長中求短不肯于短中取長文子於謚義既合只論其合於謚而已奚必苛求

子謂子産章

恭敬惠義君子之大端子産未必是徹性命之學能於此處無愧色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善與人交章

甚矣交之難也翻雲覆雨隙末凶終固屬小人之常而情好日密初終無間者古今幾人哉晏大夫久而能敬只問己之待人何如心之自盡安在絶不較量於人此夫子所以善之也

文仲居蔡章

世人之所謂知全以探索鬼神為事夫子論知乃在務民義而遠鬼神

令尹子文章

仁未有不忠仁未有不清而清未必為仁忠未必為仁蓋忠清乃仁中一節耳亦有以一節而見全體者伯夷之清清即仁比干之忠忠即仁也其淋漓篤摯粹然無滓當時知之後世知之子文之忠文子之清其闇然無

言之地足色不足色當自知之耳

三思後行章

思之思之鬼神將通之何止再何止三文子必思其所不當思者耳春秋罪其黨逆其理欲交戰不能自斷遂至於惑

有道則知章

從來任事之人須帶幾分愚方克有濟利害當前知者巧於迴避非愚孰肯身入其中若晦若闇而意不懾色

不沮者此原不可及千載下狄梁公是一個後身

子在陳曰章

夫子得行其道為一時之名世不得行其道為萬世之木鐸裁之一字是陶鑄羣賢大本領誨在此為亦在此工夫無止息之時　或曰行道傳道聖人始終不能自已周流四方本欲行道於天下却往往論道講學不肯少輟便見得此亦有成就後學之處

伯夷叔齊章

惡惡之嚴莫如夷齊然其心却不念舊惡此方是能惡人怨之希也人自知其非私惡耳一塵不著所以為聖之清　李見羅曰舊時之惡也是激人為善的意思後來不念又是成就人的善處始終只是以善待人故怨是用希

孰謂微生章

事無大小只多一迴護之心便非天然之直夫子於乞隣而譏其市恩於證父而誚其傷恩各有義在當乎義

之為直

巧言令色章

兩般情狀所稱最善涉世之人然詐偽曖昧喪其眞心故下一聦字以戒學者　楊慈湖曰此二事皆是心裏一樣外面又是一樣左丘明聦丘亦聦正是甚言斯人不直之可恥非竊比意非恥其欺人而失禮乃恥其昧已而喪德也

顏淵季路章

聖賢之志總是為仁離仁則旁門曲逕耳奚足為聖賢之學車裘與共公物之仁也善勞不伐克已之仁也老安少懷友信天覆地載之仁也千載後名賢輩出大儒接踵皆是望此一條路數以為歸宿

已矣乎吾章

文過者小人諱言過者亦多賢知之士見過内省過自不得時刻停留纔是日月之更風雷之勇

十室之邑章

聖人之門皆是學人而好則不敢輕許葢好則愚必明弱必强不好雖有周公之美仲尼之忠信亦不濟事此二十七章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無非窮理之學時習之事也

雍也第六

雍也可使章

居上有要領冣忌煩瑣是所貴於簡也然簡以脫畧為事可以行之於民未可居之於已故必居敬行簡中有

主而事不擾纔可此内聖外王之學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夫子之言即雍之言也故謂其言然

孰為好學章

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可想見其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可想見其不貳顔子之學其諸異乎人之學所以稱好也

子華使齊章

辭受取與各有攸當著不得一毫意見意見一參則求

之慷慨憲之介節皆非天然之義　朱子云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雖是小處也莫不恰然便是一以貫之處

子謂仲弓章

仲弓不得意於其父閔子不得意於其母司馬牛不得意於其兄弟皆於天倫之樂未得暢遂從來孝子悌弟之苦情每多如此　尤西川曰犂牛之喻教仲弓立賢無方也非論仲弓也

回也其心章

仁人心也心不違仁心纔得正是從格致誠意來顔子以德用事中心樂之故不違其餘諸子以才用事氣魄功能降伏不下故日月至焉至是心之至於仁以才見者自不得純耳

可使從政章

果達藝各就其才之所長皆是為政之實用惜未究其用也果則無留滯之事達則無用罔之事藝則無窘手

之事此雖素王之明試而史册中如三賢榜樣者皆聖門中人也私淑之學豈論世代

使閔子騫章

夫子墮三都費其一也閔子肯為之宰乎意甚决而辭則婉既不取禍又不招辱冥鴻高蹈人中之龍此是聖門應聘之學

伯牛有疾章

伯牛事跡最少只執手一語可想見其為人周旋嘆息

之間俱是性命之學

賢哉回也章

不改其樂樂在貧先不因貧改故云非樂貧也非樂道也自有其樂耳顏子克已功深心體潔淨與造物同遊故能於人所不堪之憂獨恬然自得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學顏子之學方能樂顏子之樂　袁坤儀云人都說孔子稱顏子安貧予謂實取顏子之精進

非不悅子章

天下有悦道而力不足者哉力有不足悦心不誠畫之一字極其鞭策學者默自檢點不犯此病者必也自强之士　蔡虚齋曰子之道其理則仁義禮智其具則禮樂政教其文則詩書易春秋道内正有可嗜之味在

子謂子夏章

儒而在上者為治統儒而在下者為學統何其遠大哉不務其遠且大者而規規於近小之間此儒而小人者耳寧直為子夏立規

為武城宰章

得人是為政最急之務然非道眼之人不能識道氣之人㓕明之孫貞子游之學道正相與以有成也

非敢後也章

按三家起釁齊師直抵近郊而孟孺子帥師先奔之反視為國家之恥有不忍言者敢居殿後之功哉夫子表而出之令當時後世矜功爭能者冷然汗下　高中炫曰之反分明是以敗君憂主為辱不敢以後殿為功若

云自掩其功是詭情要譽也不情甚矣

不有祝鮀章

好諛悅色世道江河不知挽世之資總皆喪心之事此與上章為法為戒學者鑒茲

出不由戶章

道者吾人之戶牖也誰能外之而誰能由之亦猶之乎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異矣哉此須知學　邵子云戶道也猶言戶猶道也人必由戶便不可不由道正指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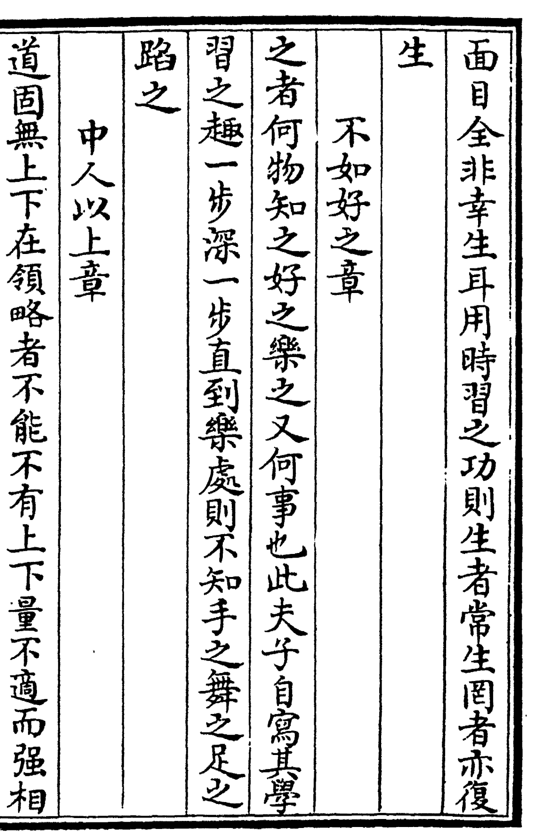
人當由道意

文質彬彬章

直行所志質也節飾爲觀文也其用宜相濟不可偏勝偏勝則文質判然兩物相濟則文質融成一片然後二字見學力　陳幾亭曰文輔質曰彬彬不取其均也均則文勝而人心日以薄

人之生也章

生也直是直乃人生真面目生與直不相離罔之生也



面目全非幸生耳用時習之功則生者常生罔者亦復生

不如好之章

之者何物知之好之樂之又何事也此夫子自寫其學習之趣一步深一步直到樂處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中人以上章

道固無上下在領略者不能不有上下量不適而强相

加則扞格不相入矣不可以語上總是引人之心在學者自勵耳　葛屺瞻曰夫子原以不學為下未聞以資鈍為下若肯加學問何分上智下愚

樊遲問知章

知非有質也附物而見故舉義者得知然慢鬼神非義也近鬼神非義也一敬一遠之間各有攸宜可謂知矣

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先難後獲之旨也此正時習之學

知者樂水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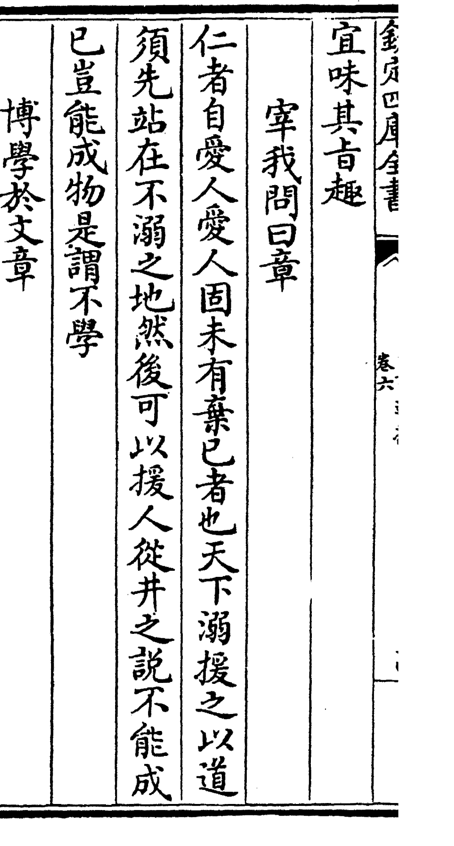
山水無情之物也而仁知登臨則欣然向之蓋活潑寧謐之體觸目會心故其受享無盡此深造自得之學

齊一變魯章

強者於道遠弱者於道近此全在習俗之外思量轉變之術是夫子經世之學為東周的手段

觚哉觚哉章

言近指遠感嘆無窮全是春秋復古譏變法之意學者



宜味其旨趣

宰我問曰章

仁者自愛人愛人固未有棄已者也天下溺援之以道須先站在不溺之地然後可以援人從井之說不能成已豈能成物是謂不學

博學於文章

凡散見於天地間者皆文而文中總具一天然之規則曰禮約即在博時約文禮非二理博約是一事合外合

內何畔之有

子見南子章

大夫見小君之禮久矣不行南子特舉之孔子雖不忍絶却非子路所喜孔子嘗自謂知我其天亦惟以天自信而已學到人不知時其境界原别　王荆公云君子有時而用禮故孟子不見諸侯有時而用權故孔子可見南子

中庸爲德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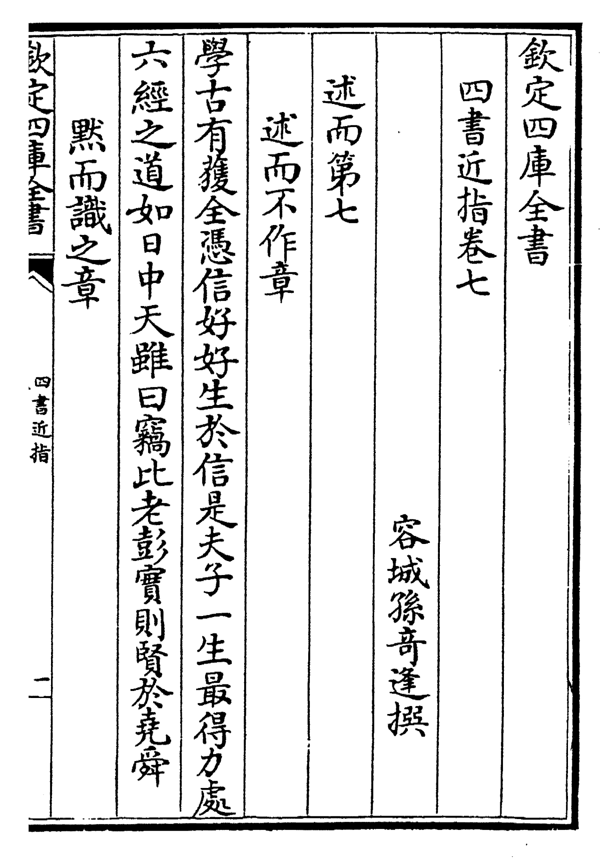
古来驚人震世之事民多見之看起來却不中庸中庸者極平常極奇絶不可以私議企及非盡性至命之學孰知其德之至矣乎

如有博施章

博施濟衆堯舜所難以仁人而在天子之位且不能滿其願況其下焉者乎故論仁者只論心不論事說欲說近正所以治子貢之博也仁原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以已欲而同乎人也强恕而行求仁

莫近焉以人欲而準之已也此孟子願學孔子處

四書近指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近指卷七

容城孫奇逢撰

述而第七

述而不作章

學古有獲全憑信好好生於信是夫子一生最得力處六經之道如日中天雖曰竊比老彭實則賢於堯舜

默而識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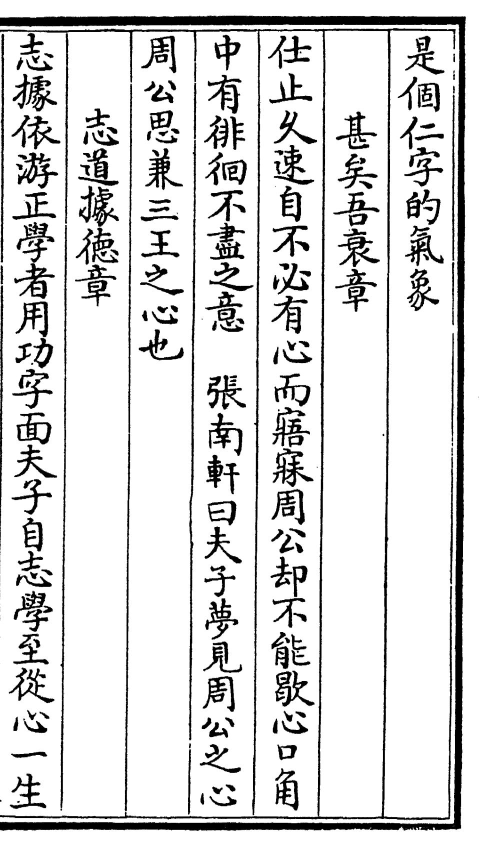
默識二字是聖賢宗傳不厭不倦全從此處得力這境界須是至誠無息故云何有於我

德之不修章

講學徙義改不善總所以修德也四件事是一套生活皆於吾身最切故曰是吾憂憂字著急的緊原非別人能替

子之燕居章

申申如夭夭如全是從時習中涵養來　鹿伯順云總



是個仁字的氣象

甚矣吾衰章

仕止久速自不必有心而寤寐周公却不能歇心口角中有徘徊不盡之意　張南軒曰夫子夢見周公之心周公思兼三王之心也

志道據德章

志據依游正學者用功字面夫子自志學至從心一生作此功課此外原無可用心處此內原無可住足處

自行束脩章

未嘗無誨不倦之心也天下萬世有一人不在夫子所誨之中者乎賢堯舜在此鄙南皐亦云此是發明已急欲誨人之意也

不憤不啓章

教者必得學者之心以為其地教方中用有施無受强聒耳是豈不倦之誨　金中洲曰不啓不發不復見君子引而不發之妙直説啓發復無益終不啓發不復者

非

食於喪側章

哀樂皆情也聖人中節焉而已然樂可以驟哀哀不可以驟樂故不能歌此中有天則焉學者莫輕看過

子謂顏淵章

行者行其所藏藏者藏其所行此內聖外王之學也故獨以是許顏子子路勇者原不是此種學問故裁之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正是用舍行藏之人　顏子終日藏

從何處討一個行來夫子正就克已如愚中看出他研幾觀變之妙簞瓢内却藏禹稷事業在

富而可求章

人皆求富子獨從好好是甚麽必有超于富之外者況富在人好在已乎此是學者義利之介　王泰州曰所好只是要反形取辱的先景見得不如隨我自在

子之所慎章

祭如在教而戰樂不敢嘗皆所以致慎也却是人之所

忽總是學習中事

在齊聞韶章

樂則韶舞夫子固嘗學之而神遊虞舜之天矣忘肉味不圖至於斯纔稱知樂方可正樂　金中州曰夫子身在齊神遊虞韶在耳舜在心言外有深嘆聖治不可復見不得與斯世共遊舜天之意

夫子為衛章

知兄弟讓國之為是則知父子爭國之為非况夷齊安

父之心猶在沒後而衛輒拒父之入乃在生前折柬衛事者固不待其辭之畢矣子貢長此學術

疏食飲水章

樂非樂疏水也非樂曲肱也第以疏水曲肱而樂亦在耳孔子亦在其中顏子不改其樂其樂只在心不在外尋孔顏之樂者亦只求慊其心而已反身而誠仰不愧于天俯不怍於人孟氏是學孔顏之樂者

加我數年章

意必固我之盡絶仕止久速之無心夫子一生通身是易故序彖繫象說卦文仍欲假年學易者不知夫子傳易之神易傳夫子之神　伯順曰大過之有從有意見者執定名理鋭欲成大功而不覺反成了大過易之為理正治此病

子所雅言章

詩書禮皆人心最關切之事易知易學故雅言之以提醒人心為亦在此誨亦在此

葉公問子章

樂從憤生忘憂忘老自强不息是所稱為好學其人者耶

我非生知章

生知之人亦不廢學好古敏求正是祖述憲章之實

子不語怪章

夫子作春秋多記災異戰伐篡亂之事於易論鬼神惡在其不語也葢雅言詩書禮而不及春秋易故于此四

者不輕語耳不語亦教也學者當得之言外

必有我師章

善不善皆我師其取益也寧有窮乎所謂夫子焉不學

生德於予章

每見古人處患難時亦嘗閒暇無非以天自信則心有主而神不亂此立命之學　張芑山曰天生德於予一句則天之所以責予者不輕予之所以承天者必不敢苟豈遂褻天而自懼禍患乎

以我為隱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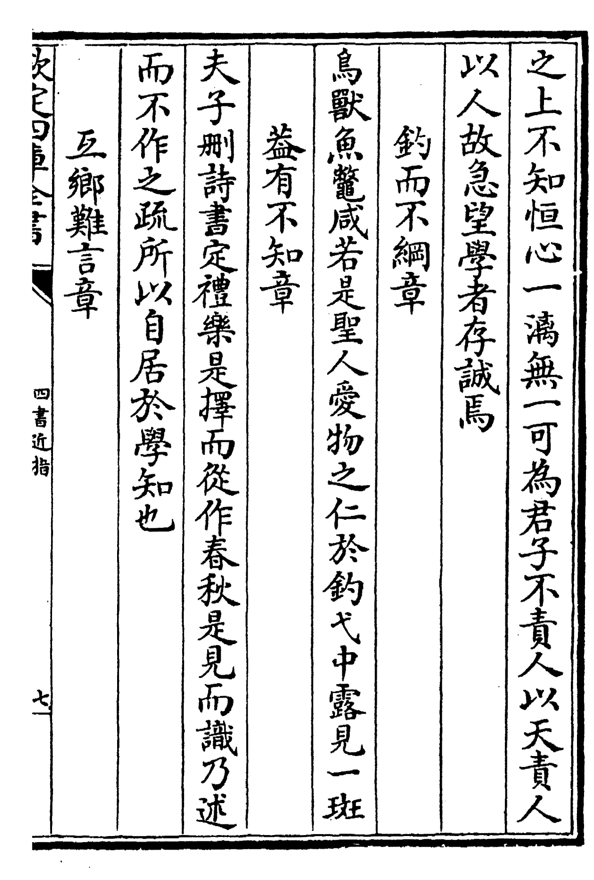
無行不與孔子之神情骨髓合盤托出矣二三子學有淺深各有領略

子以四教章

四教雖有本末却是一套生活學者試黙自體認

不得而見章

聖人君子善人未有不托基於有恒者難乎有恒則聖人之望絶矣為有為盈為泰是其存心欲駕君子善人



之上不知恒心一澌無一可為君子不責人以天責人以人故急望學者存誠焉

釣而不綱章

鳥獸魚鼈咸若是聖人愛物之仁於釣弋中露見一斑

蓋有不知章

夫子删詩書定禮樂是擇而從作春秋是見而識乃述而不作之疏所以自居於學知也

互鄉難言章

童子之見是童子拔俗門人之惑却未免落俗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真天地覆育之心令千載下知有一童子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仁遠乎哉章

仁人心也昏昧則放提醒則復終食不違者聖人三月不違者大賢日月至焉亦賢者即庸愚不學之人亦有夜氣之所息乍見之偶動故欲之即至此語極喚醒人學者須自體驗　饒雙峰曰欲仁仁至其至也固易其

去也亦易須於既至之後常加操存之功方能不違仁

昭公知禮章

娶同姓原非禮第人未顯言而已先言之豈禮也乎及明摘其非禮而惟自認為有過辭氣何等和厚蓋隱諱固臣子之分是非乃天下之公此時中之學　胡雲峰曰使夫子而直指君之非則自無君臣之禮使夫子而不自引已之過則遂無婚姻之禮何以為萬世法哉

子與人歌章

與人歌一事想見聖人之太和元氣道無大小學無精粗記者直憑著眼　聲比於琴瑟謂之歌史記云詩三百篇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是也夫子一生終日造次顛沛無非絃歌也及門諸子進退出處無非絃歌也

文吾猶人章

文士以文為性命到得行上多不濟事此古人恥躬不逮也躬行君子煞甚羨慕未之有得總是學焉不足之

意

若聖與仁章

不厭不倦時習之學仁聖之實也公西華言弟子不能學却是他知學　不是把自家修持看得十分關係便不能不厭不是把人家迷悟看得毫無分别便不能不倦夫子原只是如此

子路請禱章

夫子曰知我者其天乎葢無一事不可與天知也故曰

丘之禱久矣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高中炫曰夫子平生兢兢業業恐獲罪於天地神明葢無日不然也在今日又以何為禱乎故曰丘之禱久矣

奢則不孫章

人情喜奢而惡儉豈知人心放蕩敗裂綱常全釀於不孫寧儉寧固持世之學　或曰欲杜小民之僭竊自公卿大夫始欲閑官邪自朝廷躬行始不然禁令雖嚴風俗日侈所令反所好民豈有從之者哉

君子坦蕩章

君子得理以正其心故不愧不怍小人不得理以自正故患得患失一苦一樂皆其自取　或曰坦蕩蕩就心上説與内省不疚節參看若外來事變則君子之憂患較甚於小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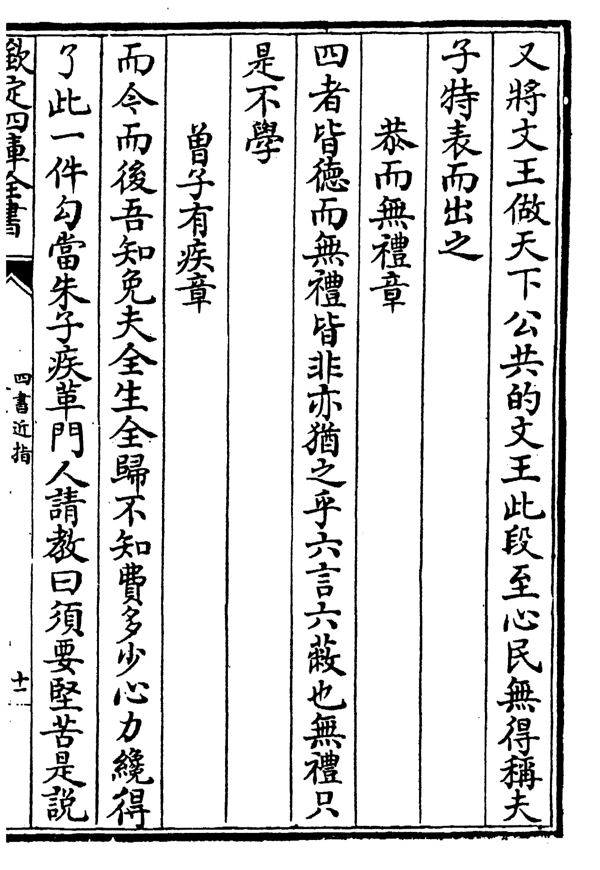
子溫而厲章

下三字從上三字看出所謂陰陽合德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記者亦善學聖人

泰伯第八

泰伯至德章

伊川程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為三公矣此解最精　顧子涇陽曰在太王身上起念是以父子讓也在王季身上起念是以兄弟讓也乃泰伯更有大焉却是在天下上起念是以天下讓也以父子讓以兄弟讓是將文王做一家公共的文王以天下讓



又將文王做天下公共的文王此段至心民無得稱夫子特表而出之

恭而無禮章

四者皆德而無禮皆非亦猶之乎六言六蔽也無禮只是不學

曾子有疾章

而令而後吾知免夫全生全歸不知費多少心力纔得了此一件勾當朱子疾革門人請教曰須要堅苦是說

工夫陽明子疾革門人請教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是說本體曾子謂門弟子云云者即本體即工夫和盤托出千聖萬賢總是了當此件皆有得於朝聞夕可之學者也

曾子有疾章

容色辭氣俱是就威儀上說然非用學修恂慄之功烏能於斯遠斯近之間恰與道合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以能問於章

孔子無我顏子克己故傳聖人之道者顏子也顏子没而曾子得其傳故為之想像其夙昔克己之學而徬徨於口角之間實所以取法於良友此是聖門師友眞脈絡　王龍谿曰有孟子之自反然後可進於顏子之不校

可托六尺章

二可一不可是一連事著落在托孤上安危利害一意

肩承略不退轉是謂豪傑而聖賢者也故極賛之為君子

任重道遠章

宇宙内事皆分内事只不以為已任遂覺擔兒輕道兒近一為士把此擔已擔了何時是息肩之時故曰士不可不弘毅弘毅二字是曾子自為寫真

興詩立禮章

詩禮樂經也而興立成則學者之心也故曰六經皆吾

心之載籍吾心有感發於詩焉興之吾心有把握於禮焉立之吾心有趣味於樂焉成之高者為聖賢下者不失為吉士是在窮經者自得之耳　朱子曰古人學樂只是收斂身心令入規矩使心細不麤久久自然養得和樂出來

民可使由章

由而不知則俗安治靜順帝之則一知則求虛索遠相與於辯說躲閃沮格生矣非帝王經世之學　知與由

只一件但知俟他自會不可使他知使由正隠隠使他知不可使藏在可使中

好勇疾貧章

作亂致亂一由人一由己皆從疾字生來具經世學術必有以安頓此輩

如有周公章

驕吝是一個根源自謂人莫我及又恐人或我及總是爲才所使不知學之過

不至於穀章

至穀之念從未入學而已然矣不是為穀誰肯向學不易得也誠哉其不易得也　馮少墟曰只為志穀一念不知忙壞古今多少人且無論聖學無所為而為只說穀之得與不得豈係於志人第不思耳

篤信好學章

信理守節之士好學以祛其偏見善道以化其執心則治亂出處之際自得其宜謂有道而貧賤無道而富貴

必非能好學者也能善道者也而恥字甚嚴切愚謂當貴於無道之時視貧賤於有道之時恥亦有分不可不辯　熊勿軒曰學者須先辨得篤信守死底心又做得好學善道底事然後於出處去就見得明守得定用之有可行舍之有可藏也

不在其位章

在位者不謀是為曠職不在位者而謀是為侵官胥失之道也

師摯之始章

樂之興廢在人夫子正樂之時適師摯典樂之始美盛如此亦豈偶然洋洋乎盈耳哉有無限情思　韶是舜之全體周家王業成於關雎故一端亦可以見全體

張阜菴曰追思始時之盛正以嘆今日之衰也

狂而不直章

中人之資最怕不自安其本分而多一作為却是自喪其本心不直不愿不信正坐此病

學如不及章

如不及是何事猶恐失之又何物也汲汲皇皇求進與憂退交集何時是滿願之日何時是歇手之期可想見其學習之心

巍巍乎舜章

舜禹日日與天下之事日日是不與天下之心此心總之超然於天地萬物之上天下雖在身於我無加損故不與耳　陳幾亭曰夫子獨以傳賢傳子者並稱不與

是發禹之幽不是光舜之顯

大哉堯之章

千古為君之大獨稱堯而堯於則天見其大天亦有成功天亦有文章總蕩蕩乎無能名故堯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亦約略彷彿之言耳其旨無盡其辭無竟仍歸於蕩蕩而已此堯天之所以大也　王泰洲曰成功文章指堯德之顯者可以見堯不可以名堯不可以名堯是不可指其件以名之非隱於無迹也

舜有五人章

舜之五臣乃在唐虞之際而武之十亂亦在父子之交才雖少遜於唐虞德實無慚於堯舜此章因嘆周才之難而及周德之盛非有至德不能育異才也泰伯之至德在讓國文王之至德在事殷虧夫子拈出　通章皆贊周才比隆唐虞因思至德見周才所自愈見才難所以贊周之盛也

禹吾無間章

悟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茂叔也伊川涪州之行人曰是行也公族子與邢恕為之伊川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章惇嫉范純仁流之嶺南純仁戒其子勿怨及在道舟將覆純仁衣盡濕諭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義命自安孔孟的傳都是如此

此篇皆告齊滕鄒魯諸君之言孟子之設施孟子之學問具見於此

四書近指卷七